

深水埗的型與魅



北河街年味十足

新春將至，北河街更是年味十足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農曆春節商品。日間，隨處可見的新春對聯、利是封，滿街都是置辦年貨的人。



百年建築配水庫

主教山配水庫早前清拆時被發現地底有古羅馬式建築，竟有逾百年歷史。古諾會於2021年3月將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。其後，水務署推出配水庫的360度虛擬導覽，並有限度開放配水庫予市民參觀。參觀活動以導賞團形式進行，提升公眾對水務歷史建築及文物保育的意識，費用全免。



布料市場叱咤一時

深水埗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，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南亞最大的布料市場，曾以紡織製衣業聞名於外。布街，指的就是基隆街、汝州街、南昌街一帶。這幾條街曾經售賣布料的店舖數量超過1000家，隨着廠商北移，勞動市場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等地，本地的製衣業已成為夕陽行業。



變身文青新蒲點

近年，區內進駐了許多特色小店，包括藝術空間、咖啡店、唱片店等，吸引不少市民跨區到訪，有些咖啡店更不時出現人龍。不少文化相關的店舖，如書店、工作室、個人品牌的設計空間等，相繼出現在大南街，為舊社區注入新的活力。

港版布魯克林區？

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美國有很多新移民搬入紐約Brooklyn（布魯克林）區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衍生了各種次文化，如Hip-hop、紋身等。Brooklyn的租金相較曼哈頓區便宜，從事文化、藝術的人開始在這裏建立工作室，因此出現了獨立的藝術空間、唱片店和紋身店等，成為當地一個新興的社區。

現在的深水埗亦是如此，隨着愈來愈多新型店舖的入駐，深水埗在保持原有舊區特色的同時，孕育城市新的文化土壤。2020年，深水埗被英國城市雜誌《Time Out》選為「全球40個最酷的鄰里社區（coolest neighbourhood）」中的第三位。因應區內的發展，深水埗也引起布魯克林區化的爭議。

扎根深水埗十年 後巷設工作室

意大利學者的

老舊與鮮活

深水埗，因密密麻麻的舊唐樓、各式各樣的人群以及熱鬧的露天市場而聞名，充斥着草根色彩。近年來，這裏不斷有咖啡店和藝文空間進駐，變成新的文青打卡聚集地。

區內一條平凡、破舊的後巷裏，出現了一塊中文書法裝飾字牌：吳堂。這裏是研究電影和表演的人類學家、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兼職助理教授、吳堂（THY LAB）創辦人 Alberto Gerosa 的工作室及放映空間所在地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旅程（文、圖）



▲吳堂位於窄巷內。

城市印記

有些觀眾眼裏，好像高高在上。所以我做了一個表演藝術『DO you believe in Maggie?』我放映了10天關於她的經典電影，希望她可以出現，我將此作為一個藝術實驗。在最後一天，Maggie真的出現了。因此，她在我們眼中變得更加簡單和純粹。」

「剛來時我不懂中文，愈學愈喜歡。」

Alberto總是意猶未盡地聊及中國，甚至展示了他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上的中文名字：影波。據他介紹，影波這個名字源於德國藝術家Ingeborg Luescher。1936年出生在瑞士的Ingeborg Luescher，是第四十八屆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史澤曼（Harald Szeemann）的妻子，身為德國人，當時她卻以「華人藝術家」身份參展，化名為生於1963年的「Ying Bo」。2022年，Alberto去到她位於瑞士的家，86歲Ingeborg Luescher將「Ying Bo」的名字贈予他，並進行了授予名字儀式。「我很懂中國，剛來時我不懂中文，愈學愈喜歡。來到這裏，所有的一切讓我覺得好像回家了，中國的文化，人情世故那些對我來說不是一個新的文化，好像我一直都這樣。我喜歡為了關係去做事情，例如認識了一個人，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，那我會想和對方一起做一些事情，而不是我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後需要去找很專業的人。在我眼裏，那種人與人的連接、關係，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區內放映空間

吳堂（THY LAB）不僅是深水埗唯一的放映空間，亦是香港家庭影像素材文獻庫。2022年意大利文化日，該國總領事館就安排Silvano Agosti 的電影回顧放映活動在這裏舉行，連續四周播放其六套代表作品，甚至特意從羅馬運來當年Agosti營運的獨立電影院的椅子，延續其電影傳奇。這兩張椅子因此成為吳堂的「鎮堂之寶」。

「吳堂THY LAB」名字的由來，是因為歷史上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都有類似信仰，一個太陽在一個人的頭上，吳有

沐浴於日光中的意思，跟Thy的發音聽起來像是一樣，（Thy：意思是您、您的，在西方表示尊重的意思）。不少歐洲人在亞洲一直想找到一些兩個地方的聯結點，這個字，就代表這樣的一個聯結。
吳堂：深水埗汝州街135號



▶深水埗瀾漫老區風情。



▲吳堂（THY LAB）創辦人 Alberto。

在深水埗喧囂的街道背後，穿行於面目相似的橫街直巷，宛如墜入迷宮。在Alberto別出心裁的設計下，綠植與《列子》《道德經》詞句的招牌相互交錯，將這條窄窄的陋巷裝點得氣韻生動，有了與眾不同的藝術氣息。

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，比深水埗讓我更有靈感。」

來香港近10年的Alberto，中文已經十分流利，2007年，20歲的他在網上找了一份工作，飛到上海，不料這是個騙局。不久後他換了工作，後來拿到意大利的大學獎學金，開始研究在中國的意大利人。幾年後他返回意大利，又在其他許多國家居住過，但經過深思熟慮後，他還是選擇來到香港。不知不覺，來自意大利北部「絲綢城」科莫的Alberto，扎根深水埗已經快10年了，他說：「我還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地方，比深水埗讓我更有靈感。」10年來，吳堂不但是個社區放映空間，也舉辦了不少藝文活動，其間Alberto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文化和宗教研究博士，並拍攝紀錄片。

談到香港，Alberto言語間帶着憧憬。他說：「香港的歷史注定了她的特殊性，任何地方的城市文化都帶有地理位置的局限性，任何地方的藝術作品都生長在自己的文化系統裏，沒辦法看到外面。只有香港，可以將中西文化結合，看到香港以外的多元文化，在這種文化下，才能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。」在他看來，很多人即便生活在香港，但他們的社交圈其實是活躍在世界各地的。好比去超市買菜，會發現很多菜來自世界各地。



▲張曼玉（右三）曾到訪吳堂。受訪者供圖



▶吳堂放映室。